



风过时，万物都在说话

——漫读精选集《从房间走向荒野》

●彭桂芸

“荷香销夏，菊气入新秋”。伏天的阳光披了一身细纱，勉强笼罩住几分炽热。细雨时断时续，如歌低吟般荡漾于耳膜，却又总被电锯划过天空的鸣响无情打断。连续半月有余，风始终收敛着不羁的个性，穿过万物，徐徐而来。如此，在装修房屋的奔波与繁杂中，抱着《从房间走向荒野》，辗转于巴彦浩特、银川两地，沉醉并感受这部书带给我的文学滋养和震撼。

自然写作:在细节与诗性中回归本真

初读此书，便被字里行间流淌的自然气息所包围。首篇《我行走，我感动》的作者张伟老师说，自然文学创作的三要素无非是回到个人、细节、审美，否则便容易沦为空洞的抒情。这本精选集里的文字，恰恰是对这三要素的生动诠释——每一个作者都以独特的个体视角，捕捉自然中易被忽略的细节，最终，在审美表达中完成对生命本真的叩问。

李青松老师写蘑菇的启示，让我尤为触动：“森林里没有剩余物，从来没有所谓多余的荒凉。”荒凉不过是感受的界定，每一个孤独的灵魂，都能在孤独处找到活下去的理由。有人说衰落往往比崛起更为速生，但蘑菇以及许多生物体，都在改写这样的局面。跟着这些文字，仿佛从尘世的喧嚣中抽离，回到一棵草的本真。或许，这就是生态文学的独特魅力，让人放下疲惫与焦虑，放下名利的执念与俗世的争斗，和每一棵草对话，而无需任何语言。

书中的细节描写总能带来意外的惊喜。没有人不知道春风，却很少有人如庞余亮老师这样描写春风：“春天，就是风一阵一阵刮过来的。我们在穿衣……柳树们多了绿辫子，而苹果树桃树们还长出了花衣裳。”这般细腻的笔触，若没有散文创作中的“场感”，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个体的深度思考，是断难写出的。这样拟人化的鲜活，道尽了自然的纯粹。自然从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，花开是笑，叶落是秋，草枯是沉默。

万物有灵:在文字里遇见生命的共鸣

读这部选集，常被作者与自然生灵的互动打动，被生命的共鸣泪眼朦胧。杨献平老师的《巴丹吉林个人地理》中，巴丹吉林的风沙雪野，如同动静脉般汨汨奔流。我的出生地，我那无法安放的乡愁和生命的烙印，无不如此渗透于骨血。多少年来，我抵得住风

沙的袭击，却抵不住故乡风里糅合的地理标记与浓厚的乡情。每一次踏足巴丹吉林，都是心灵的回归。

谁都知道，鸟儿渴望飞翔。拜读鲍尔吉·原野老师的“我一直没有鸟，我的鸟在天空飞行”“我的愿望是让小鸟把我看成一棵树，对他们无所惊扰，而我有机会在近处观察他们。”这让我想起在荷兰库勒穆勒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展厅里，毕加索的猫头鹰雕塑，虽说是用陶盘、钉子、螺丝以及锡罐的盖子等组装而成，用料和线条极为简单，但猫头鹰的神情与形态，却充满令人震撼的逼真与形象。这不正是人类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与向往吗？当人愿意把自己变成“一棵树”，才真正懂得与自然相处的分寸。

数年前的一个傍晚，一大片火烧云簇拥着夕阳，在墨尔本宁静、壮阔的西港海上徘徊不落，如潮的人流沿着萨摩蓝海滩的观景栈道蜿蜒而去。夜色终于暗沉下来，水中的月亮和许多桅杆开始晃动起来，成群结队的小蓝企鹅，披一身海水，摇曳着灰蓝色羽毛，护着白色小围兜，脚蹬白色小皮鞋，向着黑色的火山岩群归来。面对如此盛大、壮观的场面，和我们游客一样，忍着欣喜的波涛选择屏声静气，生怕一点微响，就会吓到这些可爱的精灵。同时，也让我想起去年中秋节的夜晚，那时我在荷兰，望着半空中高悬的明月，盈盈如母亲不可触摸的慈祥的笑容，满腹的思念与乡愁，瞬间被滑落的泪水点燃。

原来，无论身何处方，自然意象总能成为情感纽带，无论企鹅归巢的温柔，还是明月千里的皎洁，都在诉说着人类对“家园”与“归宿”的共同向往。

文学的使命:在自然书写中构建和谐共生

“自然山水的写作不是寄寓个人情怀和简单的方向转移，而是自然生态本身。自然山水不是以点缀、环境、背景、工具的角色出现，而是被表达的主体。”当我看到项静老师这段话时豁然顿悟，原来优秀自然写作的核心，不是人对自然的俯视或借用，而是将自然视为平等的对话者，像面对老朋友一样，让万物自己说话。

可以说这部选集的每一页，充满神奇的吸引力，驱使我从《草原》公众号搜索了每篇文章作者。想从有限简介里，捕捉并构建起每一位作者特定的文学地理、文学形象与文学贡献，以便更好地汲取丰沛的智慧与文学营养。同时，

我也深刻感受到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自然意象，让我看到了生态文学的包容——它不仅书写自然，更在自然中串联起历史、文化与人性，也因此懂得了绵绵老师所说的“把我自己放在一起”的力量和勇气。曾经，我也数次踏上异地旅程，也曾借文字抒发所见所闻，却未曾如此深挖身边的草木以及内心的情感。身在异旅，乡愁如随身的行囊，无法卸载也不能卸载。

海男老师的《从房间走向自然有多远》和丁帆老师的《彷徨在城市与自然风景的十字路口》，则直接点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。我们困在“房间”里太久——钢筋水泥的房间，名利得失的房间，焦虑迷茫的房间。而“荒野”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荒芜之地，而是心灵的原乡。从房间到自然，看似是空间的转移，实则是抛却兜兜转转的人群，向荒野寻找最本真的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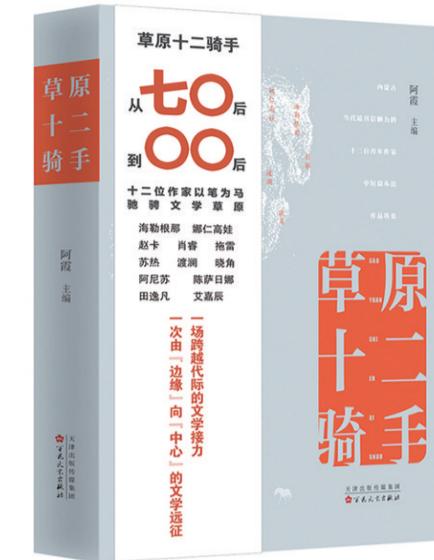
书中还有许多关于“城市绿地”的书写，让我同样深有感触。公园，不但是一个城市的风景地标，也是每个人情感的归属地，是滋养心灵的绿色牧场。当森林、荒野逐渐退化为城市里的零星绿地，这些地方便成了人与自然对话的最后家园。作者们写下这些绿地里的草木、鸟兽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即便身处城市，也不要失去与自然连接的能力。

结语:让文字成为人与自然的桥梁

重读《从房间走向荒野》，我愈发觉得，自然写作从来不是无关痛痒的抒情，而是关乎每个人的精神课题。它让我们在文字中听见风过时万物的低语，神秘的拂动，看见草木生长的力量，懂得生灵相处的智慧。

对于生态文学，读者无论在哲学认知还是人性理解方面，都需要一种综合平衡的思维能力，来达到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。而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说，生态文学或者自然文学所倡导的，绝非滞缓人类发展进程的故步自封，而是在人与自然和谐构建的基础上，寻求共赢的发展理念。无疑，保护生态平衡，捍卫自然资源，防止破坏和掠夺，是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之一。

这本精选集里的54位作家和评论家，用54篇作品证明：当人愿意放下姿态，走进自然，文字便会成为桥梁，连接起“房间”的局促与“荒野”的辽阔。而我们每一个读者，都能在这座桥梁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。那里有风的私语，有草的芬芳，有鸟的欢歌，更有一个褪去浮躁、回归本真的自己。



●赵海忠
读《草原十二骑手》晓角的《清冷之人》

清冷与炽热

入选《草原十二骑手》之一的晓角的小说《清冷之人》，以小城连绵不绝的冷雨为自然环境和文学情景，将“他”和“我”两个人物置于其中。作品写这两个小城孤独者相互取暖，应对无声的苦难，执念未竟的梦想。清冷刻骨，炽热铭心，清冷与炽热交织，构成《清冷之人》的人生辩证法和艺术逻辑性，让读者窥见底层边缘群体的生存真相。联系晓角的诗创作，《清冷之人》中的“他”和“我”，一定程度上体现作者本人的经历和内心，具有明显的自我投射意味。

一、清冷

小说开篇用一句话就将清冷的氛围写出：“小城总是在下雨，小雨下得无边无际，大雨也下得无边无际”。下雨，既是笼罩整个故事的自然因素，也是小说的渲染和点缀。潮湿、阴冷的雨，像一张密密的网，将小城人的生活牢牢扣住。作品写小城很小，雨却下得无边无际，压抑感包围感渲染得到位。空间的逼仄意味着行为甚至思想的不宽展，苦难无处遁形、无处规避，挣扎少人知晓，少人理会。

小说中的“他”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艰难生存，是清冷这一命题的具体人物写照。“他”没念过大学，饥饿时没有工作，常常心碎却无爱情。“他”每天坐九路公交车消磨时光，从车窗里看幼儿园、公园、市政府，看象征未来希望的学校。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，俨然一潭死水，没有波澜，显得麻木。“他”形容自己“在车里像鱼一样哆哆嗦嗦”，暴露“他”内心深处的恐惧与不安，以及对环境的敏感。“他”像一条离水的鱼，在现实的干涸里挣扎，连喘息都带着凉意。

作品不限于此，腾出笔墨数次追溯过往，写清冷实际上早已渗入“他”的骨髓。童年时，“他”被患精神病的母亲锁在家中，承受打骂，没有上学与玩耍的自由。十五岁时，“他”绝望到极点，而“他”讲到这里就停了，那段经历成了“他”不愿触及的伤疤。四十多岁时，“他”深夜里独自踱步，喝水、上厕所，天明入睡。“他”的人生，仿佛始终在清冷里浸泡，家庭的冷漠、自我的冷却，让“他”活成一座孤岛，连哭泣都显得那么无力，“每天都会流眼泪，好像一堆泡了几天的抹布，放一放就能哭”。

二、炽热

如果说生存和生活的困境是清冷的，那么对梦想的执着与自有的才华，就是温暖这片清冷的炽热光芒。小说中的“他”，并非一味受生活逼迫，向生活妥协。“他”有属于自己的得意时刻，藏在牛皮纸包里年代久远的刊物，便是最好的记录与标志。那些页数不全、纸张生满黄点的刊物，看似破旧，却承载“他”炽热的青春。上面印着“他”写的诗歌与小说，如“我看过荒草，于是我是冬天。我路过村庄，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。”如“土豆城是圆的，里头不应该住人”。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，甚至带着未受语言训练的粗糙，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，给“我”以深刻的印象。“我”以为，这些作品的每一个字，都源于“他”对苦难的真切感知，对生活的深刻思考，对未来的坚定向往。在那个人们相信诗人的时代，这个没上过学的男孩，把痛苦化作文字，抓住诗歌伸出的手。当然，熟悉晓角诗创作的人知道，这实际是她本人的诗句或诗意图。

作品写“他”对文学创作的热爱，是“他”对抗清冷的武器。起初，“他”写得并不好，“一首很差，十首更差”，但“他”没有放弃，愤怒过、伤心过，甚至觉得活不下去，却依然坚持写。这个过程也许是晓角本人经历的变形与移植。诗歌于“他”而言，不是谋生手段，而是精神救赎。诗歌让“他”在封闭的环境联络到外面的世界，让“他”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。那时的“他”，眼里有神，心中有火，这份炽热让“他”摆脱清冷桎梏，成为一个发光的人。晓角很好地处理了消沉与奋斗、低落与鼓舞的关系，从而使小说格调变得凝重而多元。作品通过多个细节和行动写“他”对这种温度的维持，即便后来诗潮退去，“他”不再写作，炽热却未完全熄灭。四十多岁的“他”，依然极其喜欢书，看到“我”满屋子的书时，眼神里流露出瓦解之感，那是被触动的模样。“他”在“我”面前哭着谈论过去的梦想，说自己特别特别想上大学，想感受大学的图书馆、操场、跑道，对知识的渴望，像一颗火种，在“他”心里藏了几十年，热度一直在，火苗从未灭。

《清冷之人》的次要人物不经意间辐射善意和炽热。被拐卖的女人，自身命运悲惨，却保持善良与尊严。她衣着整洁，扎着少女般的高马尾，喜欢猫，帮助残疾乞丐，每天被给儿子逐出家门的老人送饭，直到老人去世。她像一朵清冷季节绽放的花，用善意温暖他人，捍卫了人的尊严。作品还插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即便邻居们都不与她说话，依然每天化妆、洗澡，把日子过得精致而有仪式感，况且还有一个八十岁的新婚丈夫。作者再三地刻写人们对生活的热爱，多方位对抗消解清冷，增加小说的热度。

三、交织

晓角通过清冷与炽热的形象化处理，撕开生活一角，让我们看到边缘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。他们带着压抑的清冷，也有着自己的炽热，执着梦想，渴望情感，坚守善意。

“他”的人生是清冷与炽热交织的缩影。“他”在清冷的困境里挣扎，从未完全放弃炽热的精神追求。“他”曾因炽热的才华发光，又在时代的浪潮里被清冷的现实打回原形。他积极去找营生，找到的往往只是理货员或快递员的工作，甚至有时去当护工当服务员。作品写“他”不是找不到一点点工作，而是找工作挺艰难，工作不稳定，处境很屈辱，找工作的炽热与结果的清冷严重不协调。这种交织，让“他”的形象更加立体，让我们对苦难有更深的理解，清冷里面藏着挣扎，藏着渴望，藏着不为人知的炽热。

作品中，“我”与“他”的情感联结也是一种交织。作品写“我”与“他”是同病相怜的知己。“我们都一样”，一样懦弱、胆小、自卑又自卑，一样在生活的泥沼里苦苦挣扎，一样觉得每天都非常糟糕。这种相似的处境，让他们无需过多言语，便能读懂彼此的痛苦。作品特别注意，“我”不用空洞的语言安慰“他”，因为“没必要安慰他，我自己也糟透了”，但“我”用行动给予“他”最温暖的陪伴；把一杯茶摆到“他”面前，把一顿晚饭留到“他”深夜回来，把“他的衣服留下来洗，把大堆的书借给“他”看，甚至让“他”靠在自己肩上，感受片刻的温暖。这些细微的举动，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，虽微弱，却足以驱散些许清冷。

晓角写了个好的小说结尾，“我”想带“他”去桃花深处的洞。这个安排具有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。那个洞七尺宽、一丈高，深处是枯骨般的黑暗，藏着真正的静。这里没有哭声，没有头痛，没有未完成的遗憾。这或许是“我”能为“他”找到的，唯一能平衡清冷与炽热的地方。在那里，“他”可以暂时卸下生活的沉重，让清冷的疲惫得到缓解，让炽热的灵魂得到安放。

四、结语

总之，《清冷之人》用清冷写尽边缘群体的苦难，用炽热给他们多样的希望。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刺骨的凉意，还有藏在心底的、永不熄灭的炽热。清冷与炽热的交织，让小说超越个人命运书写，成为对生活、对人性的深刻接触。我们该如何守护心中的火？如何寻找温暖的光？这就是《清冷之人》留给我们最值得珍视和思考的问题。《清冷之人》有十分明显的写实品格，尽管只能反映生活一隅，却是创作正路，很难得。毕竟，文学要贴近生命，有责任指向人心。晓角是00后作者，这篇小说文字奇诡而朴实，写得艰涩，写得纯粹，体现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潜力。清冷与炽热，这等沉重的话题由晓角来体验并展示，欣慰之余，未免有些不忍，有些愧疚。



与时代同行

——读《乡野长歌》见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

●张海燕

为展现中国妇女事业的全面进步，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宣传部指导，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办的“我们·与时代同行——当代中国女艺术家优秀作品展”10月14日在国家画院开幕。我在“学习强国”上看到这则信息就特别有感触，我觉得刘老师所著的《乡野长歌》就是一篇与时代同行的作品，就是新时代女作家用自身的坚守与热爱深耕创作沃土、责任与担当书写现实图景，走出书斋、扎根基层，把倾听来的乡音、见证过的变迁，转化为有厚度、有温度、有力量的文字，让乡村的时代故事既有泥土的厚重，也有精神的回响。所以我用“与时代同行——读《乡野长歌》见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”作为我今天分享的题目。

《乡野长歌》以22万字的厚重篇幅，将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青豆沟村近三百年的沧桑变迁娓娓道来。这部扎根土地的纪实文学，既没有刻意雕琢的宏大叙事，也没有悬浮空洞的抒情议论文，而是以云氏家族的命运轨迹为经，以国家发展的时代进程为纬，在乡野的烟战火中编织出一部与时代同行的乡村成长史，让读者在泥土芬芳中触摸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劲脉搏。

作品的叙事架构暗藏巧思，以“明线”牵出个体命运，用“暗线”铺展时代画卷，形成了个人与时代的深刻共鸣。明线之上，云氏几代人的生活轨迹清晰可辨；从旧社会的生存挣扎，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互助组、人民公社的集体奋斗，再到改革开放后承包土地的自主探索，直至新时代投身乡村振兴的主动作为，云二召、云文龙、云文俊等一代代“领头雁”的故事，串联起青豆沟村的奋斗记忆。云二召59岁仍为村庄建设耗尽心力，临终前还

牵挂着造林基地的年轻人；他的儿子们接续父辈遗志，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冲锋陷阵；驻村第一书记云文俊舍弃城市优渥条件，扎根山川架起政策落地的桥梁。这些平凡生命的坚守与奉献，让时代变迁有了可感可触的温度。

暗线之中，国家发展的重大节点自然嵌入乡村肌理。作品通过青豆沟村的微观叙事，将“三北”防护林建设、小流域治理、产业转型等国家战略具象化，让读者清晰看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乡村的改变，转化为有厚度、有温度、有力量的文字，让乡村的时代故事既有泥土的厚重，也有精神的回响。

生态变迁是作品展现“与时代同行”的鲜明维度，见证着乡村发展理念的历史性跨越。书中详细记录了从“与大自然斗争”到“依靠自然修复”的观念转变：村民们在云二召等干部带领下，参与白石窑造林基地建设，肩扛手刨种下绿色希望。如今的青豆沟村已实现天蓝、山青、地绿、畜壮、人和的生态图景，林木覆盖率跃升至31.01%，曾经的贫瘠土地长出了生态农业与绿色旅游的果实。这种从“求生存”到“谋发展”再到“讲和谐”的转变，正是中国乡村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缩影。

《乡野长歌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村庄的蝶变，更在于通过个体与村庄的命运轨迹，展现了中国乡村如何在时代浪潮中顺势而为、逆势而上；不仅在于呈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，更在于提炼出跨时代的精神力量。

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，时代的进步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由无数乡村的改变、无数个体的奋斗共同铸就；乡村的发展也从来不是被动的跟随，而是在时代指引下主动求索的过程。正如青豆沟村在近三百年岁月中始终与时代同行，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乡村也正以各自的姿态，在新时代的长歌中续写着新的篇章。《乡野长歌》为这些奋斗与变迁立传，也为理解中国乡村、读懂中国时代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注脚。